

责编/乐建中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周斌

爆破

声相伴的日子

□王剑波

我已记不起爆破声响起的准确位置。

我只记得是在海边。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叫象山港的港湾，离真正的大海还有很远的距离。

我只记得有人说起过“栖凤”“桐照”两个地名，但肯定不是在栖凤，也不是在桐照，因为我们所处的地方周边没有村庄，只有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，只有一片涨潮时漫延到山前的海水。

是的，这是一座位于象山港北岸的采石场。

1975年夏天，我从高中毕业，等着“上山下乡”。那时普通高中学制两年，学生春季入学寒假毕业；我上的是“五七学校”，读了两年半。这样，从暑期毕业到下乡之间就出现了空档。看着无所事事的我，母亲说，找个地方做“小工”吧。

母亲所说的小工是指临时工，更准确地说是从事体力劳动的“帮工”。初中毕业的时候，我曾经去姑妈所在的农场做小工。第一天扛着“草刮”去棉花地里削地，还没削上一二十米，手心就起了一个大泡，水泡破碎后那种钻心的疼痛记忆犹新。要不，再去农场做小工？

这时，和我既是初中同学又是表兄的志林带来消息，一个叫为干的岔路人在奉化包了一个石宕，他准备去那里做小工，问我想不想去。

宁海西乡山多地少，资源贫乏，从事木匠、篾匠、泥水匠成了农村青年的普遍出路，也是农民在生产队种田记工分之外，赚一点活络铜钿的主要门路，因此不少人小小年纪就拜“老司头”学手艺，只想及早将饭碗捧到手里。西乡石匠更是远近闻名，肯吃苦、手艺好，很受欢迎。每年正月十四吃过麦焦、米筒之后，这些“打石头人”便三五成群，离开家乡踏上“做工程”的旅途。初中毕业后我无学可上，也曾经想过学手艺，不过少气薄力的我肯定不适合将石匠作为自己谋生的职业。但现在高中毕业了，成天在家吃闲饭总是不好吧？何况去石宕做小工也只是权宜之计，不会太久，应该吃得消。这样一想，便决定到奉化去。

现在想来，这可以算是我走出校门后第一次真正接触社会，那时的心情半是激动半是不安。我往旅行袋里装了几件换洗衣服和一本《战地新歌》，在一个秋日的早晨，背着被铺行李随志林出了门。

这个石宕并不是新开的。我到

的时候看见一座山已经被劈了一半，剩下的山体石壁裸露，满目嶙峋，好像笨拙的匠人刀劈斧凿留下的半成品；而山脚的堆石场更像炮击后的废墟，石料东倒西歪，遍地狼籍。

离石宕不远处有一排茅草覆顶的平房，这是“打石头人”吃饭住宿的地方。一个房间住七八个人，我将被褥在两条凳子一块硬板搭成的床上打开铺好，就算安顿下来了。

开山采石是一门技术活，也是一个危险的行当。在爆破之前，先由有经验的石匠察看岩石的纹理走向，选择作为“炮眼”的合适位置。接着在选定的地方，一人把钎，两人挥锤，在坚硬的岩石上打出用于安装炸药的“炮眼”。“炮眼”并非一次而成，而是需要用少量炸药一次次地扩容，从小到大，由浅变深，直到能够装填所需的药量，直到能够看见岩石出现细细的裂缝。

炸药装填完毕，一面小红旗便会在风中挥舞，接着响起一声声尖锐悠长的哨音，这是在向周围发出警示。石宕里干活的人听到哨声后，就纷乱地喊着“放炮喽！放炮喽”赶紧离开危险地段。点火的应该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。他通常是用香烟去引燃长长的导火索；点火以后并不马上离开，而是直到导火索像蛇一样发出“滋滋”的响声，这才身手敏捷地撤退到安全地带。燃烧的导火索点着雷管，雷管引爆炸药，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炸开的岩石便坍塌下来，而一些碎石会像弹雨一样向四处散开。有时也会出现哑炮，需要有人上去检查原因、排除险情。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，因为情况不明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哑炮就会作响。

炸下来的石头有大有小，大的需要进一步剖开切小。据说现在已经有各种破石机械，但那时全靠人工完成。石匠们费力地将一种称为“麻雀”的鑿子，一个一个排列着用铁锤打进石头，直至硕大的石块破裂变小。有的还要根据石材的用途，按照规格作进一步的加工。我曾经问过石匠，为什么将钢铁做的鑿子称为“麻雀”？是因为它很小、形如麻雀吗？后来我才了解到，剖石的时候，石匠在头天按照所需石材的大小，将一个个鑿子打进石头，然后再顺着鑿子浇水，第二天石头就会自动膨胀裂开。从这种工具所起作用来看，石匠口中的“麻雀”似乎应该是“矛胀”，在宁海方言里，两

者的发音正好相同。不管是叫“矛胀”还是“麻雀”，记忆中，铁锤击打鑿子的“叮当”之声，整日在石宕中回响。

我的任务是抬石头，干的是真正属于“小工”的活。往往吃过早饭就开始劳动，半上午乘放炮的间隙休息一会，炮声响过硝烟还未散尽，就又接着干活。我并不知道这些山石开采出来用于何处，那时很少有汽车，也记不起是否有手拉车之类的交通工具来将石头运走，也许是原地围垦所用？只记得我和志林结对，将开采出来的石头抬到石宕的边缘。那时我已年满十八，加上在“五七学校”的锻炼，体力勉强能够胜任，缺少的是干活的技巧。志林和我同龄，但生长在农民家庭，从小吃苦，干起活来就有更多的经验。这就决定了在劳动过程中，他是主力，我是配角。譬如，要抬的石头并不工整，各种形状都有，用绳索捆绑颇有难度，但他总有办法让石头们服服帖帖。再譬如，两人抬石头，重力相对在后，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我走在前面。“包工头”为干也就三十来岁，但沉默寡言，我不记得有没有和他说过话，估计那时也不敢和“包工头”对话，但能够感觉到他对我这个“文弱书生”的友好与善意。有时遇到我和志林，他会提醒我们注意安全，说一些“大的抬不动就别去抬了”之类的话。为干的妹妹也随兄长去石宕做小工，她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爱说话，倒是给沉闷的劳作增添了一分轻松。

就这样，我在开山采石的爆破声和铁锤钢钎发出的“叮当”声中，日复一日地抬着石头。抬石头的活并不让我感到辛苦，难以忍受的是每天吃芋艿。后来知道奉化芋艿头是有名的特产，但一日三餐吃的都是芋艿，时间长了闻到那股味道就心生厌恶。烧的芋艿没有一点油星，也吃不到其他蔬菜，造成的后果是排便困难，每次都要费很长时间，令人痛苦不堪。特别是在干活中途去上半露天的茅厕，长时间地起不来，其他干活的人不时远远地看着你，以为你借机偷懒，真是尴尬至极。

在采石场，你可以将爆炸的巨响想象成战场上的炮声，也可以将铁锤撞击钢钎的声音听成是悦耳的乐音，但生活的单调和枯燥还是像水一样无声地漫过你的身心。在很少的工余时间里，石匠们有的打牌，有的下棋，有的坐在茅屋前

望着远处发呆。这时，带来的那本《战地新歌》派上了用场。我躺在床上，翻开歌本，拣熟悉的歌一首接一首地唱下来。开头是小声哼哼，慢慢地声音大了起来，后来就是放声歌唱了，完全不顾周围人或欣赏或厌烦的目光。

我也曾多次在晚饭之后一个人走到象山港的水边，眺望夕阳在港湾尽头留下的亮色，观察海水拍打礁石卷起的浪花，聆听海浪发出的“哗哗”声响，有时索性在水边久久呆坐，任凭思绪在暮色中沉入冥想。也许因为是山里人，我并不十分喜爱大海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有过很多次在真正的大海上航行的经历，面对一片汪洋，总觉得过于单调乏味，不及大山的丰富多彩。而且在海上航行，身体随着波涛起伏，心里空落落的，总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；而一旦船舶靠岸，双脚落在坚实的大地上，踏实感便油然而生。许多年后，我曾经与我的领导、同时也是诗人的洪迪先生说起过这种感觉，他告诉我这就是诗的感觉。1975年的秋日傍晚，象山港的落日余晖和海水涛声，虽然没有让我体会到更多的诗意，但这片海成了我排解寂寞的一个去处。

那年深秋我离开了采石场。在之后的几十年里，我曾经无数次到过或路过象山港北岸，但始终想不起当年的采石场具体是在哪个位置。其实也难怪，采石场里做小工的经历毕竟短暂，短暂到难以在我的履历上记下一笔。但流过汗水的地方总会让人记挂，一旦想起那开山采石的爆破声，想起那些爆破声相伴的日子，我的心里还是会有几分激动的。

